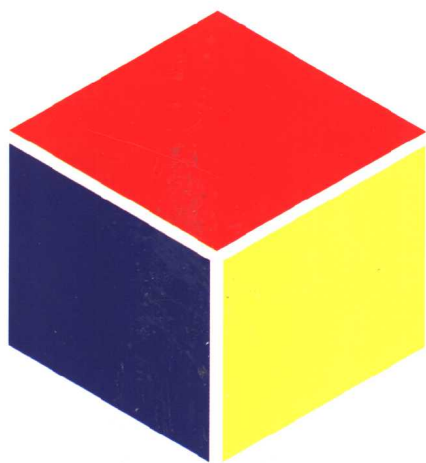


面对生活说

——『经济学人』的思考



陈彩虹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面对生活说

——“经济学人”的思考

陈彩虹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健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丁淮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生活说:“经济学人”的思考/陈彩虹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9

ISBN 7-5049-2200-5

I. 面…

II. 陈…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702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邮码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46 千

版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如出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装订厂调换

自序

在读书生涯中,我喜欢将学界的作品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着书本说话的,另一类则是对着生活说话的。做如此分类,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只是给予自己读书时有所侧重——时间充裕时,读读那些围绕已有“书本”论道而来的渊深理论,我谓之“大作”,玩味大家们何以据此填满人生,更在于哲学大作或是文化极品增加自己些许理性思考的底气;时间紧迫时,大多读读对着生活“说三道四”的文著,我谓之“小品”,体会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也体会作者观察生活的角度,还体会作者分析的逻辑线条,再就是体会作品语言文字的特殊调理。就个人兴趣而言,两种类型的作品我都爱读,只是从断文识字起,转南移北,学业竞争,职业选择,生计之虑,时间紧迫的时候多于充裕的时候,“小品”读得也就大大地超过了“大作”,竟让我起念动笔试写一二时,“小品”自然地规定了我写作的格式,我电脑的存储空间几乎为清一色的“生活之言”。显然,这也算得上是我的“比较优势(经济学语)”。

或许是读得多了,或许是生活本身有着丰富的题材,还或许是生活本身有着某些惊人的答案,对生活发出言论时,我总觉得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说”了大量的文字。虽然篇幅都不那么“巨制”,内容也都不那么显赫,却有“我”这样一个个体人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记录与思考结论。对于越来越看重思想选择的现代社会来说,更多的特殊个体人的别样表达与分析,就是思想集合越来越丰富的别名,它提供给社会更为广阔的、自由选择的思想空间,当然不亚于人类社会进步财富性质的存在。这使得我在读

书与写作时,时不时地产生一种神圣、高尚、奇特的情绪,有时则是难抑的激情,小小的对于现实生活评说的象形文字组合,陡然地被赋予了人类至高无上品德的本性,那种源自兴趣的读书与写作,一时间,兴趣演化成了崇高的德性,显然,德性也就成为了崇高的兴趣。当许多好友不解地探寻我为什么要,而又为什么能坚持如此“苦行僧式”的业余活动时,我自己对答案是清楚不过的。人们对于世事的价值判断不同,但没有人不追求自身的“价值最大化”,在我看来,读书与写作所能够提供给社会的另一种思想,或是另一种观念,这就是我认可的“价值”,它一经确立,“最大化”便鼓足了我那远征之船的风帆。我不喜欢去商场,当走进商场消失在人群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多么地渺小;而当翻开圣贤之作,或是坐在电脑前思考着现实人类生活,并将这些思考转化为文字输出时,我觉得自己是多么地伟岸!在我的电脑屏幕上,我输入了这样的文字来作为“屏幕保护”:做学问是一种兴趣,也是一种激情,还是一种事业,更是一种人生——既然是一种人生,你当然要让其最大程度地辉煌,你“说”得越多,为社会提供的思想选择性东西也就越多,你的价值也就越大,你的人生里程也就越发灿烂夺目。

这是一本以经济学随笔性文章为主的集子,文章有关于经济学对于现实生活关系的讨论,有关于经济生活的分析,有关于现实金融世界的看法,还有读书、文化与经济生活之间既强烈,又纤细联系的随思。虽然题材广泛,却大多落根于经济学或是经济哲学、经济文化的解释之上来。我一直崇尚哲学性地思考现实问题,不论言说世界“投机大鳄”叱咤金融风云,还是体悟个人上网浏览之事,总禁不住拖上哲学性思考的轨道,细心的读者应当在文章里不难看出如此“良苦用心”;我亦崇尚表达方式的警言或格言化,至少是美感充盈的语句,有时甚至于想,现实的生活与经济问题既然可以有数学方式的表达,能不能有非常特殊的语言方式表达,如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通过数学化的表达,学界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内部就

生长出了交流的新工具；以诗歌类的特殊语言形式来表达，是不是可以在学者与普通之间架上一座桥梁呢？看看父辈和我们的后人，也包括我们在内，谁都能琅琅地背诵几首唐诗宋词，还可津津乐道地解释一番，语言欣赏之余，尚作深思状，或评历史，或解自然，或颂天地，或及德仁，这是不是表明诗歌有它对于理论、思想观点的重大传播作用，以及流传价值呢？实际上，用诗歌来进行经济问题的剖析性表达可能并不现实，更何况自己对于诗歌只是知些皮毛，我不会如此地进行被我称之为“人生”的学问追求（经济成本太高）。但由此等近乎可笑思考，容易衍生出这样的结论，理论或思想观点的面世形式或表达形式，其重要性应当不亚于学术思想或观点本身的。于是乎，我在写作时，在用词造句方面，极力地追求一种境界，一种让人感到有些“特别”或是“个别”的境界，虽然无法达到我所希望的“梦中”高度，更与诗歌或格言类表达相去甚远，却可在所集文章的字里行间能够寻找到向优化语言境界前进这种努力的。

业余的读书和写作生活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至今我还没有丝毫的“疲劳感”，我总被那些“大作”、“小品”刺激着，被哲学性的思考激励着，还被美妙语言的追求催促着，我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说话”——面对着生活说话，我将不停地讲下去，一直说下去……

1999年4月3日
北京辟才胡同日月斋

作者:中国建设银行办公室 陈彩虹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办公室

通讯地址:北京金融大街 25 号

邮政编码:100032

电话号码:67598033 /66212525

EMAIL:RAINBOWCHEN@YAHOO.COM

目 录

1. 自序	(1)
2. 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1)
3. 让经济学走向生活	(15)
4.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悲哀	(19)
5. 在圣西门的墓前	(24)
6. 历史的那一幕会不会重演? ——从日本经济复苏乏力谈世界经济大衰退	(26)
7.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泰国 1997 年 7 月金融危机的启示	(32)
8. 自然的索罗斯和制度的索罗斯	(42)
9. 索罗斯与亚洲道德观	(46)
10. “社会性克隆”的经济学	(52)
11. 社会集团消费与扩大内需问题	(57)
12. 电脑 2000 年问题的经济学一说	(61)
13. 网上人生的经济学体悟	(64)
14. 寻找失去了的世界 ——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思考	(69)
15. 从“首都经济”到宏观经济	(74)
16. 安康现象:扶“本”造“源”方为本 ——商业银行扶贫的经济学	(77)

17. 商业秘密是一种经济资源	(81)
18. 外来的和尚为什么会念经	
——一种经济学的理解	(87)
19. “肖码困境”与风险投资	(94)
20. “洋”饭局	(101)
21. 谈吸烟的逻辑	(105)
22. 金融自由化的边界何在?	(108)
23. 国际中央银行能够建立吗?	(116)
24. 亚洲为什么不统一货币?	(124)
25. 重回金本位如何?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方案的选择	(130)
26. 黄金的未来	(135)
27. 短期资本流动管制与市场经济制度	(143)
28. 拒绝建造投机者的天堂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必须控制	(148)
29. 中国何以无染沉痾?	
——亚洲金融危机谈	(154)
30. 日本金融的“柏林墙”倒了	
——评日本的金融体制改革	(161)
31. 思考,在巴西金融危机之后	(167)
32. 如何看待金融衍生产品的“保值”功能	(171)
33. 金融衍生产品的投机功能和可管理性研究	(176)
34. 如果人人都是沃伦·巴菲特	(185)
35. 对政府与中央银行关系的一点新认识	(191)
36. 中国商业银行的未来之路	(199)
37. 存款保险制度与商业银行经营环境	(205)

38.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我国商业银行改革	(208)
39. 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风险评定原则	(213)
40. 风险概念与银行资金运作的不确定性	(221)
41. “自备”与“购买”:商业银行市场选择的 成本理论	(225)
42. 我们血液里流动的是什么?	(230)
43. 把准深圳经济特区文化演进的主脉	(235)
44. 关于书	(240)
45. 读名著	(244)
46. 精神的生命意义 ——又读《顾准文集》.....	(247)
47. 以历史的笔触 ——读冯久玲女士的新作《亚洲的新路》.....	(250)
48. 制度超越还是价值超越 ——读罗伯特·特里芬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 兑换的未来》	(254)
49. 货币的“自由主义” ——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	(262)
50. 出书的快乐	(270)
51. 买书的偏好	(273)
52. 哲学的启蒙	(276)

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1993年的年底开始,《经济学消息报》曾组织过一次关于中国经济学是否景气的讨论,虽说参加讨论者并不众多,却体现了一些经济学家和关心中国经济学的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如果说,当时有一些学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并非不景气,只是需要调整主攻方向,力争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占一席位,那么,今天再来看中国经济学,则似乎很冷了,根本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热烈状况相比,就是与前几年相比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差,从经济学研究的报刊和一些活动信息来判断,尤其是从有无重要的经济研究成果面世来看,这是事实。

中国经济学的冷,与中国的经济学家当然有关。作为职业的经济学家,好像很难再守住从事职业研究的领地,职业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市场经济而言,好像不是急迫的需要,而只是可有可无的参考;而非职业的经济学家,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在经济规则的指导下,研究大体侧重于更为实际、具体、快捷的个别问题上,经济理论的意味不浓,也就失去了普遍的关注。一方面是职业性研究与市场经济的“不和谐”性,另一方面又是非职业性研究的个别性,加上经济学界内部交流方式不多,个体作战普遍,对于经济研究与经济学的内涵理解不一,中国经济学的“冷”也就情理尽然了。不少的职业经济学家正在脱离研究领域,虽然职业研究的职位总是有人填满,但真

正的职业经济学家则在减少;而非职业的经济研究队伍,也有越来越“缩编”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没有了生气,没有了活力。一种学说没有人去做,它是根本不可能兴旺的。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冷与经济学家们有关,但不应全是经济学家们的责任。经济学家们作为一个科学门类的专门家,他们在学说研究方面是有别于其他学说研究者的;他们作为从事理论研究的一类,与一般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人们也是有别的。但是,他们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部分,其基本的生存需要与社会需要,与其他人没有任何不同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职业经济学家也好,非职业经济学家也好,都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产品赢得社会的承认,得到与付出相应的收益。从经济学家们得到生存的经济条件与社会承认两方面看,在特殊职业精神的旗帜下,真正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社会承认的需要远远大于较高的生活条件需要。一旦经济研究的成果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们来讲是不能忍受的。而这种不承认如果延续时间较长,有种社会普遍化的趋势,经济学家们就可能开始对研究职位“疑惑”,并设法离开;更多的,是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社会承认”的形式,当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收益成为最可靠(虽不是唯一)的社会承认标准时,经济学家们也会大步地向价值收益靠拢。经济研究的成果如果从社会得不到承认,多得些价值收益应当是完全可以弥补的。如此一来,一些经济学家们离开研究领域,直接“下海”,另一些虽然还在研究职位上,也大多有了收益的更多考虑,有些远离正业,或是以正业为基础,开创“偏业”,增加价值收益。如此一来,要么是减少经济学家的数量,要么是减少经济学研究的实际力量,中国经济学能不能景气,答案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二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是惊人的,新的经济成分、新的经济方式、新的经济要素和经济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取代旧的一切,毫无疑问,对于任何新创造的经济学说的承认与肯定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昨天认可的东西,可能今天就不再认可;而今天认为不对的观点,也许明天会成为主体的思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来看待经济学的研究,没有坚持不断创新的思想,经济研究就不可能为社会所承认,经济研究的“冷”就不可能转向“热”,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也就容不得乐观。因此,经济研究要想得到社会持久的承认,就需要不断地根据新的社会经济现实,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发展。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学界,具体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此负有重大的、历史的责任。

那么,是不是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应当完全地跟着现实具体问题走,亦步亦趋呢?我以为不是。我国的经济学应当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现实,但还是应当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面考虑,建立起真正的经济理论学说。不然的话,那种完全沉溺于具体经济问题研究的做法,只能让经济学学说成为解决具体的个别问题的答案,没有普遍性的意义,也就没有了学说的意义,它也不可能为社会充分地、历史地承认与肯定。我们并不企望一种经济学说或是观点会被永久性的承认与肯定,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历史的。经济理论观点、学说应当产生于对现实具体经济问题的整理、研究、归纳、分析,但决不当是对个别具体事件的结论。什么叫做理论,什么叫做学说,只有那种内在本质性的、普遍性的、动态性的研究结论,才能称得上是理论和学说。从这一方面来看,经济学理论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还需要经

济学界内部对于经济学研究本身做些“研究”,明确经济学研究的主体目标,提出经济学研究的方式方法,进行学科本身相当程度的建设性讨论,真正创造性地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中国独特的经济研究对象下科学的理论学说。

虽然就研究的范围而言,经济学目前还无法界定一个清楚的边缘,但从研究的对象上来讲,经济学已经基本解决了定位的问题。所谓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资源有限条件下,如何实现最优地运用资源的学科。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研究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学科,因为社会财富的生产就是资源的运用问题,而分配又是再生产的资源运用问题。不论是讲资源的运用也好,还是讲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它们都与确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相关,任何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制度环境,因此,经济学的研究总是具有历史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在这一方面,经济学界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从根本而言是没有什么分歧的。然而,在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上,意见却是大相径庭。

一是认为经济学应为经济哲学,主张经济学主要运用哲学性的思辩方法,对经济问题进行逻辑分析与推理,寻找内在本质的联系,寻找内在的矛盾和对立,并通过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解释、透视现实经济现象与问题,启示社会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思路。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货币的理论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从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两重存在,从这两重存在之间的矛盾对立,引入到价值与使用价值分离形成的货币形态,再由商品货币引导到金银货币,进而发展到没有任何价值的纸币价值符号,一步一步地从哲学的思辩里走向现实经济生活,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矛盾的存在与发展的趋势,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画面。在这样的分析与论证中,说其是哲学一点也不夸张,由于涉及的是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问题,在经济学研究的圈内,当是经济哲学无疑了。

一是认为经济学应重于资源配置量的规律性研究,主张经济学主要运用数量模型,合理地假设一些要素和约束条件,通过投入性配置,加入配置后操作过程中的最优化控制,得到理想化的产出,这便是数量模型经济学的观点。如此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将经济现实的量化突出出来,强调各种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唯有清楚的数量关系才能说明,也只有如此,经济学才有对现实真实的操作可能。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界的发展是相当快速的,大量的经济学家首先是数学家,大量的经济学论文首先是高精尖的数学论文。翻开欧美国家的经济学杂志,几乎都是数学内容的经济学论文占主要部分,而且许多都是非数学专业人员读不懂的。

一是认为经济学应当重在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经验分析上,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经验的集中体现性学说,现实经济问题以及解决它的办法,更多的是靠经验,而不是靠哲学的思辩,也不是靠大量基本要素假设前提下的数量模型。在这种观点下,经济学应当采取案例性的研究方式,对某个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法一旦确定,并经过多次的实践是有作用的,第二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就可以运用同样的解决方法,经济学就是对这些经验作必要的总结,从经验里找到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中医学说,号脉、望诊、经验判断,提出医治方案。应当说,这种方法并没有人明确地作为一种经济学方法提出来过,但从大量的实证性研究,经验性总结研究可以充分地认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上面两种研究方法的方法。

从个人的观点看,我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当是哲学性的,我同意哲学经济学的观点,主张经济研究的哲学思辩方式。

三

撇开社会经济制度的因素,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前提是有食品、水、御寒衣物等基本生活资料,这就要求有劳动能力的人去运用自然界存在的一些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在没有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情况下,人人都无一例外地从事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也就是进行经济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达,参加社会财富创造的人们分成了这样或是那样不同的专门性活动集体,如不同产业的经济活动者等,同时,也就产生了经济学家一类的特殊的经济活动家,一种创造精神财富的集体。相对于其他专门的创造物质财富经济活动的集体而言,经济学家们远离物质财富创造的现实,他们根本不可能具体地了解不同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根本不可能有这些方面足够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比专门化的集体更为有效率和效益地运用特殊资源的方略,试想,哪个职业的经济学家又能像职业的投资人那样设计得出最佳的投资方案呢?社会有如此多门类的专门性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部门,再聪明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经济门类的知识,就是掌握,也远不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专门家们。可见,经济学家们根本没有可能去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实践的基础,他们也就不可能有高于专门活动于某一领域里人们的技巧与经验,他们所做的,应当是高于具体的、专门的经济活动之上的综合性的理性思考成果,这就决定了经济学家们的“饭碗”。其实,这也是一种带有浓厚天然分工意味的规律性要求,经济学家们似乎只有哲学性的思维成果,才有它社会承认与肯定的可能,因为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专门集体,都需要有高效率、高效益运用资源的普遍化规则,都需要深刻理解现实经济问题的智慧与

方法,由此天然地形成了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基础。

谁都承认经济学不是数学,虽然经济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运用一些数学公式及模型来完善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来理清不同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但将经济学完全数学化,则是偏颇了。在西方国家大量的经济学杂志与著作里,那些完全数学化的论文,大多只在专门的经济学学科内有“市场”,大体有些“自我循环、自我欣赏”的意思,对于现实的经济活动而言,这些模型实在意义不大。就连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对此也大有不满之词。就在美国出版的一本称为《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的论文集里,就有专论认为一些经济学家们过于滥用数学了,经济学的内容则完全不再存在。批评者运用1936年凯恩斯对滥用数学的批评表明了对现实西方经济学里过多数学化研究的明确态度:“目前过多的数理经济学只是一种大杂烩,和它所依赖的初始假设一样不精确,它使作者在矫揉造作的、无用的符号的迷宫中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相互关系的洞察力”。我想,将经济学融化于数学里,应当有充分理由证明这样做是根本不合理的。令人不明白的是,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一方面不断地批评这样的做法,但另一方面,数学的经济学,或者说是完全数学形式的经济学还是占据了经济学专门书刊杂志的主要篇幅。

经济学必须要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否则经济学就是空中楼阁,社会也就不可能肯定与承认。但是,靠经验总结来代表深刻的内在关系的思考与研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任何经验的总结都是个别性的、强调条件性的,它们对于新的经济问题的普适性是弱的;另一方面,任何经验的总结常常由于重于经验的表面特征而忽略了经济问题的内在实质规定性,运用经验总结来解决类似问题,结果总不得要领,甚至于可能远离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正是基于此,我不赞同经济学以经验的总结来存在和发展。